

为班子谋底气的政治智慧小说

班底

班底的关键就是人，用什么样的人，是班子的首要问题！

洪放 ☆ 著



CS 湖南文艺出版社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班底

洪放☆著



YZLI0890146811

CS
PUBLISHING & MEDIA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班底 / 洪放著. — 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2.1

ISBN 978-7-5404-5258-2

I. ①班… II. ①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42387 号

上架建议: 长篇小说

班底

作 者: 洪 放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丁丽丹 刘诗哲

监 制: 伍 志

策划编辑: 康 慨

营销支持: 高广童

封面设计: 蒋宏工作室

版式设计: 崔振江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字 数: 335 千字

印 张: 21.5

版 次: 2012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5258-2

定 价: 37.80 元

(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84409925)

第 1 章 干部子弟市长居思源空降江平

001

小时候，父亲的战友和部下经常来住在省委大院的家里。他们来时，带得最多的东西就两样，一是酒，一是茶。酒是父亲的至爱，父亲笑称是兄弟；而茶是父亲的至味，父亲笑称是伴侣。兄弟与伴侣，这两样，都完完全全地遗传给了居思源。

第 2 章 别人介绍居思源时，总是会捎上一句“居老的公子”

015

居思源在被人介绍时，总是会被捎上一句“居思居老的公子”。这句话一出，大部分人都开始肃然起敬。这一方面说明了父亲居思在江南省的影响，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人们对居思源的感叹，其实是因为他的父亲居老爷子的缘故。后来到宣传部，一直干到厅长，人们还这么说。居思源也不解释了，解释多了，人家说你矫情。

第 3 章 居思源补上基层工作这一课，以备将来胜任更重要的职务

027

这些年，从中央到地方，明显呈现出一种倾向：有过基层领导经历的干部，容易得到重用。而从中直或省直直接提上去的干部，凤毛麟角。这也是李南副书记找居思源谈话时所表达的意思。李南书记说：“你还年轻，省委是十分重视年轻干部的培养的。放你下去，就是要给你补上基层工作这一课，有了基层工作的经验，加上部门工作的阅历，将来就可以胜任更重要的职务，承担更大的责任。”

第4章 040

省委副书记给新市长居思源出的难题

中国现在跟官场关系最紧密的公司，不是国企，而是房企。房企拿地，是给政府的土地财政增加收入；而房企在一个地方发展，政府对环境上的宽与严，会直接导致项目的成与败。房企也因此与官员之间形成了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。这几年，众多官员的腐败，都与房企有关。房企老总所能攀上的领导干部的级别，就像他们所树立起来的房子一样，高度有时令人难以猜测。比如联建，这不就找到了李南书记头上？李南书记能亲自为他们打电话，其中的利害，自然是一目了然了。

第5章 052

新形势下，如何对待民意

居思源打开电脑。只要有空，上网看新闻，或者到论坛了解民意，是他这么多年坚持的习惯。在江平论坛上，关于新市长施政方针的讨论仍然在继续，不过猜测的少了，提建议的多了。对待网民和意见领袖们的建议，要一分为二地看。好的，拿来主义；发牢骚的，甚至有私人攻击的，略过不看。

第6章 066

了解官民关系的本质，才能更好地治理民众

中国向来是个民敬官民畏官的国度，老百姓没事是不太愿意跟官打交道的，要么逼急了，要么无路可走了，他们才会来与官纠缠。在官与民的纠缠中，民总是向下的。向下是最简单也是最基本的，连最简单最基本的都没法满足，你让他们怎么笑，怎么散开？

第7章 080

谁敢小视居思源市长强大的后盾

有人说：居市长到江平，不过是增加一次基层工作的经历，也许一年两年，至多三年五年，居市长就会到省里的。将来，或许还会到中央。你可以碰他自己，但是有多少人可以碰居思源超强大的后盾呢？

第8章 市委书记是等着到省里去的人，一味求稳

094

江平官场不稳，形势就不平和，人心不静，发展就搞不上来。徐渭达是等着到省里去的人，他不可能也不愿意在江平再搞什么新花样，也不会搞什么大的动作。任何大的动作、新的花样都存在蹉风险，政绩越大，后面的议论越多，风险越多。徐渭达不会去蹉这浑水的。但是，居思源得蹉。而且必须蹉好，蹉出成效，同时又要保证不至于把自己蹉进泥潭里。

第9章 没有必胜的把握，居思源是不会动手的

108

居思源来自省城，在上层有深厚的根基，他既然要在居然山庄上做文章，那他就是一定反复揣摩好了的。没有必胜的把握，像他这样的人是不会动手的。这样想着，程文远心里一颤，他赶紧将目光从居思源身上收回来，会议正好结束了。

第10章 居思源去拜访父亲的两位声名显赫的老战友

122

上午，居思源让孟庭叶开车，自己去看父亲的两位老战友。这两位老前辈，一位住在现在总政的将军楼里，另一位住在后海的高干中心。孟庭叶一听地名，就知道这两位显赫的身份了。但是他没问具体是谁。领导不想说的，他不会问。当驻京办主任，要的就是这份灵活。领导不说的，坚决不问。领导想要的，坚决执行。

第11章 居思源的作为遭到了人们的纷纷议论和误解

137

有人说，居思源这是做给江平的老百姓看的，反正他是干部子弟，不愁着吃喝玩乐，他哪儿在乎每个单位年终的那一点补助？还有人说得更难听，说居思源这是在做给徐渭达看，他就是要打破原有的许多架构，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治体系。而他这建立的代价，就是各个单位、部门和县区年终追加经费的取消。

第12章 官场上男女关系最是分辨不清

151

官场流传着一句话：清官难过三关——人情关、金钱关、美女关。官场上男女关系是和升迁一样，最让人议论、最分辨不出青红皂白的。这些年，叶秋红虽然身在官场上，但是她是对事不对人，与事情接近，而不与人接近。特别是与一些领导干部，她总是敬而远之。

第13章 在官场上备受尊敬的老父亲给居思源的忠告

165

记得有一次与老爷子谈话。老爷子问到几位老同志的孩子的情况，居思源一一说了，其中谁谁在哪个厅当副厅长，谁谁在某大学当教授，谁谁在部队当到师长了。还有谁谁因为经济问题被抓了，正在监狱里。老爷子听着，很久才道：不管在干啥，关键是要行得正，坐得稳。

第14章 送礼是门学问

181

送礼就是门学问，总有人在这方面认真钻研。最突出的成果就是不往领导家里跑了，改成办公室。方便，直接，也不给领导添后续麻烦。公文包揣上若干个信封，每个信封里又装上若干红票子。进了领导办公室，先当然是以工作为主，稍事汇报。接着就拿出信封，伸手递到领导桌上放着的文件下。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在领导要退还信封之前退出其办公室。如此多么得当，又极其私密。

第15章 失去保护伞，干部子弟也得收敛

195

这次向铭清下到江平来，虽然是平级调动，但最大的原因可能还是他自己想脱了财政厅的干系。他在财政待得太久了，不说所有的事，只要一两件，查实了，那就是大事。向老爷子又离开了人世，他头顶上的黄伞没了，他当然得收敛收敛。

第 16 章 官场就是一大片森林，没有哪一棵树是真正独立的

209

到了省部级这样的高官，中央要查，是得下决心的。这样的官员就像大树，根太深了，节太多了，叶子太密了。稍稍一动，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。不仅仅动了全身，还会不断地危及到更多的树更多的根、更多的节和更多的叶子。官场就是一大片森林、没有哪一棵树是真正独立的。独立意味着被隔离，就意味着死亡。死亡了，你还如何实现覆盖大地的愿望？

第 17 章 官场的消息看起来最保密，其实透露得也最快

224

官场的消息看起来最保密，其实透露得也最快。最保密的地方恰恰是最不保密的地方。比如某些领导，会上大谈特谈组织纪律性、保密性，会后也许就在谈人事变动的推测，或者是先行解密党委政府的某些安排。

第 18 章 省委副书记的微妙处境

239

从某种程度上说，省委副书记比书记、省长更能说得上话。书记和省长之间还有所制约，而副书记恰恰成了两个人制约后的最大获利者。副书记可以游刃于党委和政府之间，很多书记不好说、不好出面的事情，副书记可以出面；很多省长或者市长难以沟通的事情，副书记可以去沟通。因此，副书记往往成了一个地方出镜最多、最有影响力的人物。书记是一般干部难以直接接触的，市长又不宜于过多插手诸如人事等方面的事务，副书记却都能。副书记职位的灵活和直接，以及权力的相对集中，使其越来越成为一个地方党政班子中最炙手可热的职位。

第 19 章 小心提防官场上的小人拿你做文章

254

官场上的文章很多，那些写在书面上的，仅仅是其中最小的一部分。还有更多的，被写在暗处，写在隐秘的地方，写在你防不胜防的时候……很多事都可能成为别人文章的素材，只是你浑然不觉，你成了文章的主角，被注视，被宣扬，被揣摩，被篡改，被规则。这些有形无形的小文章，构成了官场这篇错综复杂的大文章。

第 20 章 双规到谁为止是一门大学问

269

看起来就是一个正处级的局长被“双规”，但在其后面，谁能保证还会有谁将接着被请到纪委？一个局长不可能是孤立的，他是有上也有下的。上与下，都与他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，这些关系一旦揭开来，将是一张庞大的网。这网上，有多少人会因为利益而成为一体？又有多少人曾是劳力的利益的共享者，或者说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？

第 21 章 市委书记与市长的关系，就像踩高跷

281

市委书记与市长的关系，就像踩高跷。本来是平衡的两个点，谁强大些，谁就占据了高处。这种博弈，是自身力量与后台力量的双重博弈。徐渭达在江平这么多年，从副市长一直干到市委书记，也经历过这种博弈，而且是作为两种角色的博弈，他都尝试过。他知道该如何运用自身和后台的力量，来保证自己始终处在上风。

第 22 章 打黑：即使是马蜂窝也要巧妙地捅破

295

居思源道：“搞经济要用市场经济的方式进行，而不能用黑道的方式进行。黑道的方式不会长久，也不能容忍。这次事件，我让他们暂时缓和一下，下一步还是要认真追查的。江平不能容忍黑恶势力存在，这是大趋势，也是老百姓的愿望。”

第 23 章 308

位高权重的老爷子去世了，他的老战友们还会为居思源保驾护航吗？

后台没人，注定了一个官员难以走远；而前面没干事的人，这个官员也难以走得妥当。

现在，居思源的处境正是有后台而后面没人。虽然老爷子走了，但“红二代”的光环还是笼罩在头上，而且老爷子的那些战友朋友部下，还有很大一部分正在台上，正执掌着更大的权力，这些人只要居思源愿意动，都是他优质的后台资源。

第 24 章 321

两会上不算意外的意外

两会的气氛也是中国官场的真实写照。本来是大家去竞争，却都心照不宣。来来往往，没事似的，特别是竞争对手，见了面比平时更客气。套用一句话说：组织安排。暗地里谁都在活动，面子上却谁都在平静。候选人是会议前就公开了的，因此喝酒敬酒，往往成了候选人在会场之外最直接的公关。但那是市级以下的事。到了省级，酒不能再敬了，能不能在省级领导的位子上坐着，沉着是一个重要的特质。

第1章 干部子弟市长居思源空降江平

……先是一片静寂，整个战场上没有一点声音。静寂，死一般的静寂。

突然，轰隆隆的炮声从战场的后方响了起来，霎时，天地间被炮火映红了。随着炮火的红光与呼啸声，新一轮激战开始了。

父亲后来说：“最难耐的时刻就是炮火响起之前。那静啊！静到了人的骨头里，静得让人心里没底，甚至感到了恐惧与绝望。”

居思源问：“那后来呢？”

父亲闭上眼，过了一会儿才说：“后来，战斗一打起来，所有的激情就都出来了。特别是看到战友们前赴后继，马上就热血沸腾了。”

“啊！”居思源应了声。他也如同进入了战斗中。

现在，居思源不是在战场上，而是在江平市的会议中心里。江平市领导干部会议在常委会后接着召开。主题只有一个：宣布江平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人事变动。

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长主持这次会议。

刚才，也就在十分钟前，王长副部长已经将居思源的简历及其他情况在会上作了通报，并宣读了省委关于调整江平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决定。说是主要领导，其实就涉及居思源一个人。省委决定由居思源同志任江平市委副书记，提名江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、代理市长。相关程序由江平市人民代表大会按照法定程序进行。

王长在宣读这个决定时，居思源一动没动。他甚至在一瞬间感到这个决定好像跟自己没有关系似的。虽然决定上写的是自己的名字，而且这决定，也明明白白是江平官场上的一次意外。而此时，他忽然想到了父亲，想到了父亲

曾经的战场。

台下，黑压压地坐满了人。居思源看着，心里想：真的了得。一个江平市，处级干部就这么多了。难怪说中国是个官大国，官多，小官多，大官也多。这处级，是在古代也多少算得上正式的朝廷命官了。七品县令啊！那可不是谁想当就当得了的。就底下这一大片人头来看，或许也是千辛万苦才拼将来的。古人一试点终身，今人呢？试之后还有太多太多。早些年，居思源刚刚改行进入官场时，报社里一位老先生就对他说过：“从此，你得更要多一个心眼了。从此，你也就不再是婴儿了。”

“婴儿？”居思源当时就睁大了眼睛。老先生眯着细小的眼睛，推了推眼镜，道：“你本洁如婴儿。可那官场，岂能如此？”

居思源叹了口气。那一刻，他差一点就放弃了改行的念头。

当然，改行不改行并不是居思源能定的。老先生的话，只不过是说说而已。所有的手续都办好了，他已经是宣传部的人了，而不再是都市报的记者部主任了。

居思源想着，又端起茶杯，打开盖子，喝了一口。对于茶，居思源有一种特殊的嗜好。他喜欢喝茶，尤其是绿茶，而且只喝西湖龙井。

茶的香气袅袅地升腾起来，一直到鼻子边，然后慢慢地沁入肺腑。啊！居思源又想起了父亲喝茶的样子。小时候，父亲的战友和部下经常来住在省委大院的家里。他们来时，带得最多的东西就两样，一是酒，一是茶。酒是父亲的至爱，父亲笑称是兄弟；而茶是父亲的至味，父亲笑称是伴侣。兄弟与伴侣，这两样，都完完全全地遗传给了居思源。他吸了口茶香，又抿了口茶。正回味时，王长副部长的讲话完了，同时，王长副部长道：“下面，我们请江平市委书记徐渭达同志讲话，大家欢迎！”

掌声。

居思源也鼓掌，而且掌声比别人更响亮些。在徐渭达和他之间，坐着王长。其实，对于徐渭达，居思源也算是熟悉的。当然不能算十分熟悉，就是见面打个招呼，彼此并没有深交的那种。徐渭达是典型的江南人，身材不高，虽然五十七了，但长得清秀，有些书生气。在江南省的十二个市委书记中，徐渭达算是老资格的市委书记了，也算是市委书记中的秀才。他早年曾是省委办公

厅的秘书，在省委老书记资中山后面干了近十年的秘书，从副科级秘书一直干到正处级秘书。资中山退下来后，到全国人大当了一专门委员会的主任，临走前，将徐渭达放到了江平市，任副市长。一晃又是十八年，资中山已经作古。徐渭达也从副市长干到了市委书记，而且在市委书记的任上又干了六年。在省里时，居思源就知道徐渭达是个知识型的干部，表面上斯斯文文，但内心里也是很有手腕的。在徐渭达干书记的这六年内，江平市换了三任市长。第一任曾是徐渭达的搭档，干了两年市长后，调走了。第二任是从省里派下来的原来的农业厅厅长，干了一年半，突然脑出血去世了。第三任，也就是在居思源之前的吉发强，现在正在拘留所里等待审判。

“哼！嗯！哼！”徐渭达习惯性地作了些讲话前的语气和情景铺垫。然后又端起茶杯，咕噜地喝了一口。这些响声，通过话筒，都清清楚楚地传到了整个会议中心。自然，他自己也是听得见的。他要的就是听得见的效果。一个人，特别是一个官场中人，很多习惯也许只是在特定场合才会出现。那是为了配合他即将开始的讲话，或者在讲话之前先营造出一种严肃和威严的氛围。

“尊敬的王部长，同志们，”徐渭达停顿了一下，环视了下会场，接着道，“省委作出了居思源同志任江平市委副书记、代理市长的决定，我代表江平市委，完全同意并坚决执行省委的决定！同时也代表我个人，欢迎思源同志到江平来。江平市一定会因为思源同志的到来，在各项工作上出现新的更大的起色。”

居思源听着这话，虽然是套话，但也感亲切。徐渭达又将江平现在的社会经济情况，作了简短的介绍，最后又回到了主题：“我代表市委，再次表示，坚决同意省委的决定，欢迎思源同志的到来，并希望全市上下，支持配合思源同志的工作。我也表个态，思源同志是个很有创新意识、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都很强的领导，有原则、有见识、有思想、有活力。市委将全力支持政府的工作！”

掌声。

这回的掌声，是徐渭达先开始的。他只是做了个鼓掌的手势，而并没有发出声音，底下人的掌声就都响起来了。掌声热烈，但并没有持久，显然，这掌声中藏着许多官场上的套套。徐渭达最后用了一个长句结束了讲话，掌声再



次响起。而就是掌声刚开始时，坐在徐渭达左手边的江平市委副书记程文远，拿着手机离开了会场。

居思源看到了程文远的离开。

如果说江平将来就是居思源所要面对的战场，那么，徐渭达其实可以说是半身离开这个战场的人了。来江平前，省委副书记李南和省委组织部长孙兴东跟居思源谈话，就明确地告诉他：“省委对江平的领导班子有通盘的考虑。对徐渭达同志，将会有其他安排。你到江平，先到政府熟悉工作，然后再到市委。”孙兴东部长还特地强调：“渭达同志很有基层工作经验，要多向渭达同志请教，这对你现在和将来的工作都会大有裨益。”

居思源点点头。

孙部长又说：“到江平后，一定要搞好班子内的团结。特别是跟副书记间的团结，与文远同志也要密切配合。文远同志是在江平成长起来的领导干部，对江平情况熟，政策性强，一定要保持好关系。只有班子团结了，工作才能打开局面。思源啊，江平刚刚经历过一些事情，你去后一定得‘三慎’，也就是慎言、慎独、慎行。”

程文远，就从孙部长谈话时起，事实上成了居思源在江平战场上最能看得见的对手。当然，也可能根本不是对手。至少从工作层面上来看，也许更是战友，甚至会意想不到的合作者。居思源希望是后者。如果不是后者，也不希望是敌人。

该居思源讲话了。

突然，居思源感到脸有点发烧。他赶紧喝了口茶，翻了下文件。文件是他的讲话稿，这稿子是江平市政府办提供的。市长人还没到，替他工作的机器们已经转动起来了。刚才，他看了一下，文字还是不错的，就是套话太多，官话太多，但原则性强，在今天这样的场合讲也十分贴切。他本来准备就对着稿子念一遍完事，但在听徐渭达讲话时，他决定放弃这稿子，而改用自己的语言来说。其实，平时在厅里大会小会，居思源都会让秘书写稿，但他很少对着稿子讲。那稿子，一般用来下面学习和提交媒体的。他一直认为，带着稿子，这

是重视；脱离稿子讲话，那是水平。既要重视又要水平，因此就只好既麻烦秘书，又充分调动自己了。

“尊敬的王部长，”居思源顿了顿，还是加了句，“尊敬的渭达书记，同志们！”

徐渭达大概也没有料到居思源在开头就“尊敬”了自己一回，象征性地咳嗽了一声。这一声，居思源当然听到了，他继续道：“本来，我得照着讲话稿来讲，因为今天这个会议很重要，对于我个人来说更重要。既是省委组织部召开的江平市干部大会，又是我到江平参加的第一次会议。我很重视，也很感动，同时又很不安。正因为这些心情交织，所以我还是得用自己的语言，简单地讲三点。”

会议中心沉入了难得的安静。会议真正的主角亮相了，江平官场传来传去的人物终于现身了。这个人物如何，这个人将来在江平会走怎样的路，江平官场对这个人将会如何评价，这第一次亮相事实上就初步有了结果。特别是第一次亮相的讲话，那个倒霉的吉发强市长第一次到江平上任时，念讲话稿不知怎么就将徐渭达书记读成了徐达书记，中间的“渭”字竟然蒸发了。有人说，就是这一个字，让徐渭达书记伤了心。因此，当一年前，江平官场出现一系列窝案时，徐渭达本来可以救吉发强的，但他没救。甚至民间有小道消息说，徐渭达还踢了一脚。这居思源呢？这居思源会不会成为吉发强第二？

“我来江平，首先是组织的决定，更重要的是我个人的要求。”居思源此言一出，底下的安静立即被打破了，连王长副部长也稍稍地扭了一下头，徐渭达更是将单眼皮向下使劲地垂了垂。

“为什么说是我个人的要求呢？”居思源补了一句，又足足望了台下三十秒，才道，“我对江平这个地方有感情。我的父亲早年曾经在江平工作，我的很多老上级、老领导，都曾在江平这块土地上奋斗过。他们都告诉我，江平是一块热土，一块蕴藏着真、善、美的土地，一块能够让人为之不懈奋斗、为之不断奉献的土地。这些年，我在省城工作，也不断地同江平的同志们打交道，也到过江平多次。我一直对自己说，如果有一天，我能够到这块土地上来，为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工作，那或许也是一种幸福。现在，我来了，站在江平的大地上。我可以这样说，我居思源来江平，是工作的，是奉献的，是带着一颗热

忱的心来的。我希望江平的同志们能够支持我、爱护我。因为从现在起，我就是江平的一分子，就是江平人了。”

大概是居思源的讲话实在出乎了底下所有人的意料，居思源停顿时，全场没有一点声音。大家的眼睛都望着高高大大的居思源，居思源明白他所要的效果达到了。他又道：“刚才讲的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在江平，我是个新兵，因此恳请渭达同志多带我，多帮助，多关心我，还有班子里的同志。第三点，我在此声明，我在江平没有任何亲戚，我的亲友们一个也没有在这里。今后，如果大家遇上以我亲戚的名义托事，请一概拒绝。”

居思源停了话头，大家以为他或多或少还会再讲两句，但没有了。短暂的沉默后，掌声稀稀拉拉地响起来。这掌声里，分明听得出感叹、怀疑、猜测，甚至是哂笑。也难怪，现在的干部哪个不能口头说一套，背地里做一套？吉发强当初来时，也说过相同的话。结果呢？他的亲戚几乎走遍了江平市的所有要害部门。说者自说，那是组织需要；听者自听，那是面子需要。至于将来怎么样，谁还能说得清？

王长副部长最后作了个会议总结，也提了几点要求。会场上已经是台上大雨台下中雨了。好在居思源也见过多次这样的场面，他微微地皱了皱眉，旋即又恢复了笑容。他的笑容是职业性的，而且也就是这十来年生长出来的。这笑容一旦生长出来，就不大好去除了。有时候在家，妻子和女儿都笑话他，这笑容挂着，就像家里也是机关一样。他只好又笑笑，那种笑长期挂在脸上，肌肉开始适应了，成了定式。

会议结束时，徐渭达陪着王长副部长，先到了后台。居思源跟着，正要出后台上车，程文远来了，手机还拿在手上，嘴里正骂骂咧咧的。但居思源听不懂，他用的是一口地道的江平话。徐渭达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程文远掏出支烟，点上火，才道：“处理好了。这些干部……”望了一下王长，他将后面的话吞了下去。

居思源觉得有些莫名其妙，一定是刚才开会时，外面发生了什么情况。程文远边说着边往边上停着的二号线走。就在正要开门上车时，他又转过身，迅速走到四号线边，边上车边说了句：“还嫌江平不乱，这些浑蛋！”

居思源被马鸣引导着坐上了二号线，这是政府的市长专用车。他不清楚吉发强出事后这一年的时间里，二号线是不是停着。没了市长，谁还能坐？而且江平市不仅没了市长，也没了常务副市长。原来的常务副市长也一道进去了。在来江平之前，居思源就知道这大半年来，政府的工作一直由程文远负责。那么，最大的可能就是程文远在坐着二号线。但今天，程文远坐到了四号车上。刚才程文远不经意间走到二号线前，或许正是一种惯性使然吧！

车队是中国官场的一大特色。一大长溜车子，而且都是高档的，呼地从街道上经过，本身就是一种风光。何况这些车子的车牌号，也是当地最靠前，这能说明什么？说明上面来人了，有重大活动了。车队就是一个地方政治生活的一种直观体现，老百姓哪有时间天天去估摸领导干什么，但一看到车队，老百姓就清楚了。清楚过后的老百姓，一开始还惊奇，然后再骂上两句，再后来就麻木了。反正车队就车队吧，我们老百姓还不是得过自己的日子？

居思源抬眼看着窗外。江平市是一座老城市，它最初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朝。千年城池虽然几乎没有了，但这街道上还是能隐约地看见一幢幢老旧的房子。道路狭窄，车队走着就停住了。居思源接着看见交警飞速地跑到了路前面，几分钟后，路又通了。这当儿，他瞥见路两旁伸出店门口的商铺舌头，一段一段的，他问马鸣：“这街怎么回事？”

马鸣迟疑了下，说：“这是江平的老城区，凡到此地的大富豪必须得从这过。”

居思源有些想起来了，去年他以科技厅长的身份来江平时，也从这路上走过。只不过那时候这路上好像没看见这么多人。而这回，不仅人，还有车，慢慢蠕动着，似乎成了一段梗阻了的肠子。马鸣也叹了口气道：“这路要改建，都提了好几年了。一直没改成。老百姓太难对付了。吉……”

居思源明白马鸣下面没说的是什么，是说吉发强在时，也曾想下决心改建，同样是没有搞成。官场上语言丰富，由此可见。吉发强当年在时，马鸣一定是左一声吉市长右一声吉市长地叫着，现在吉发强出事了，曾经的秘书连提他的名字也得小心翼翼。

“是吧。好！”车子出了老街，上了江平市中大道，又走了七八分钟，就到了大富豪。临下车时，居思源突然问马鸣：“刚才文远同志会议中间出去，